

曇花一現之亂

李郁塘

堯樂博士傳之卅四

由阿克蘇至喀什的距離，約有七百公里，在清末左宗棠進軍新疆時，規定為一個十八馬站。

就是快馬加鞭，要走十八天，騎毛驢或乘駱駝，需時一個月。於今大卡車的行程是整四天，飛機飛行是兩小時。沿途大都是戈壁與沙漠，人馬行走其間，苦不堪言，視為畏途。古西域（即今之南疆）一地，竟形成三十六國，就是由許多戈壁與大沙漠從中阻隔而形成的。戈壁與沙漠中的天氣變化莫測，時而晴空萬里，時而風沙蔽日，乃是常事。張治中在南疆行程中，在阿克蘇原訂為四天，不意於第五日即四月廿一日上午九時飛機起飛時，突接中途站巴楚氣候站來電，報稱天候惡劣，不宜飛行。為了安全起見，只得停留下來。一直等到廿二日中午天氣好轉後，才由阿克蘇起飛，於下午二時許，安抵喀什機場。

在往昔的慣例，凡由省城或內地來喀什的顯官要人，大都要進駐疏勒（漢城）城內，以策安全。當張治中飛抵喀什機場時，迎賓的南疆警備總司令楊德亮將軍也曾作準備，要迎張治中進駐總部貴賓招待所。但張治中並未接受。因同行的阿哈買提江不願進往漢城，他選擇回城專員公署

為下榻處。蓋因時任喀什專員阿不都克里木買合蘇木是親蘇份子，住在專署內比較安全。張治中不願一個視察團分住兩地，於是全團都下榻於疏附（回城）城內的專署內。

張治中南疆行受辱

喀什專署在阿專員領導下，已形成東青黨的大本營，於今張治中竟然下榻於東青黨的大本營內，何能少了麻煩。當四月廿三日上午，假喀什專署召開全區省縣參議員聯合會議，聽取全區民意時，會場氣氛與在阿克蘇時大異其趣，完全不同。蓋因出席會議的人員，名為省縣參議員，其實大都由東青黨人替名而來。因而所發言論，都為發展東青黨而言，凡有礙東青黨的事都反對。如指陳國軍離新、漢人出境、軍人不得干政、邊卡隊應由民族軍駐防、香妃墓不宜駐警、耿公臺不宜設防（指漢城而言）等等。完全是強化「二二五事件」的翻版。最後他們竟直呼張治中之名而不稱主席，但對阿哈買提江則稱副主席。由此種種，在在說明喀什人歡迎的是阿哈買提江，不是張治中。張治中臉皮再厚，此情此景，也難忍

受下去，只好一字未答，黯黯宣佈散會。

四月廿四日再召開全區縣長及各族文化會理事長座談會，因各縣長都是民選產生，清一色都是維族中好出鋒頭的人物。在親蘇的阿專員領導下，與阿哈買提江峻使下，討論的結果，與昨日省縣參議員的情形，大同小異，也是不歡而散！

四月廿五日，張治中以省主席身份，分別接見美、英、俄、阿（富汗）等國駐喀什的領事與代辦。當晚七時，就假阿專員的公館，宴請喀什所有外賓及各機關首長，約有二百餘人，作他留喀什的謝賓之宴。

四月廿六日改乘汽車，率其所部前往莎車與和闐兩行政區巡視，往返花了十天時間，一無所成。於五月五日返回喀什後，再假喀什專署，召開全區縣長及省縣參議員聯席會議，由張治中總答以前數次會議中所提出的問題。他將以前數次會議中，省縣參議員以及縣長們所提出的上百問題，歸納成一個問題，就是：「擁護國家統一與增進中蘇親善」的對立。他說：

「這次本席前來南疆視察，所到之處，耳染

裏聽到的都是這個矛盾的論調。尤且相互攻訐，彼此對罵。主張國家統一的人，罵增進中蘇親善者，是反動份子；外國尾巴；主張中蘇親善的人，罵擁護國家統一者，是民族敗類，漢族走狗。其實二者都是錯誤的，你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就應該擁護國家統一；如以國民來反對國家統一，那這個人就是民族敗類、反動份子了！再以新疆的地理來說，爲了睦鄰，理應跟蘇俄增進親善關係，新疆才能安定，才有和平。對新疆來說，此一政策有百利而無一害；如有人出面反對，這個人就是反動份子，也成了民族敗類。因而本席期望在座諸君，今後一致擁護國家統一，同時也大力增進中蘇親善。如此一來，新疆各族居民，就可和平相處，各安生業。則新疆幸甚！國家幸甚！

張治中原想以這個大道理說服南疆各界人士。無如東青黨員好戰成性，根本不接受張治中的說辭，且於六日晚上集合上千好戰份子，包圍張治中下榻處的喀什專員公署，口聲聲要張治中重新答覆他們所提出的問題，若無答覆，決不罷休。張治中一看情勢不妙，乃指派屈武市長去找阿哈買提江來解圍。而此次東青黨以請願姿態將專員公署包圍，原就是阿哈買提江在幕後指使，此時何能露面阻止呢？而屈武原就是個國際共產黨徒，與東青黨同受史達林指揮，也不便從中勸阻。張治中一看事態愈來愈嚴重，如不即時制止，自身就要受辱，才以電話電知南疆警備總司令楊德亮將軍，派軍前來回城專署加以保護。楊總司令接得電話後，就以回漢兩城夜間戒嚴爲由，

派兵在大街上及重要機關駐守，才將數千東青黨員驅離喀什專署。不意當黎明時，暴徒們俟戒嚴部隊撤走後，去而復聚，竟以木棒將張治中住屋門窗都給打毀，同時高喊：「國軍離新」、「漢人出境」、「軍人不得干政」等口號，儼然把「二二五事件」的翻版。使張治中啼笑皆非，顏面盡失。好在此時阿哈買提江自動出面勸阻，暴徒們始行散去。

張治中一看喀什專署不能再住下去，乃以軍政長官身份，以去漢城巡視駐軍爲由，移駐於漢時班定遠所設都護府舊地——疏勒城內，亦即當時南疆警備總司令部所在的漢城。但他覺得顏面盡失，不宜再停留，乃於五月八日率其全班人馬，由喀什乘原機飛返迪化。

張治中自民國卅五年五月就任新疆省主席以來，迄卅六年五月恰是一年。經他巡行南疆與北疆的經過，深知新疆局勢仍然嚴重，省主席一職確不好當。如不急流勇退的話，他在中央所獲得和平解決伊亂事件的一點較佳形象，可能不久告吹，形成畫餅。就此種下民國卅七年四月，張治中向中央請辭新疆省主席的原由。這是後話，容後再述。

北塔山事件的由來

張治中等人由南疆回到省城迪化後，乃於五月十一日在省府召開南疆之行的檢討會議，好向省民交待。出席人員除各廳處長及全體省委，另外又加上一位外交特派員劉澤榮。首由曾赴南疆人員，報告所見所聞，但也僅是官樣文章，好話

盡說，壞事不提。例如張治中在喀什專署受辱一事，是如何值得檢討的一件大事，然而沒有一人提及。而張治中本人也裝聾作啞，不願再提及他臉上無光之事。最後他作結論說：「新疆問題，延擱多年，瞻望前途，深感憂慮。不過本人並不悲觀，只要找到問題的『根』和『源』，下一番正本清源的功夫，所有的問題，就會解決的。新疆的前途仍然是光明的。」

張治中在開完南疆之行的檢討會議後，一因蘇俄政府正在新疆搬運鎊砂，在他想來，新疆當前不會發生亂事。二因美國特使馬歇爾在南京主持國共美三人小組會議，極需張治中至京參與。三因中央擬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在即，也需張治中出席，報告一下多事的新疆近情。因此張治中乃於五月中旬，再度飛南京述職。

當張治中離新飛京述職後，阿哈買提江自認成爲新疆行政最高長官，可以爲所欲爲了。再加蘇俄搬運鎊砂事已近尾聲，而他向史達林要求的武器，已達十萬之譜，可以武裝十萬東青黨徒，如在迪化區發動武裝暴動，奪取政權，自認成功率很大。乃訂出「六六暴動」方案，向史達林備案。唯一顧慮者，迪化區不僅是全省政治中心，也是軍事重鎮，尤以坐鎮迪化的警備總司令宋希濂上將，出身黃埔一期，能力很強。惟有將駐迪化區的國軍分散，同時再將宋總司令的注意力他移，然後「六六暴動」方案才能一舉成功。

當阿哈買提江訂於一九四七年六月六日，在新疆迪化區發動十萬人武裝大暴動方案，到達克里姆林宮後，俄酋史達林心花怒放，大喜過望，

他多年摺新的宿願，就要實現。當然要大力支持，設法將迪化的國軍先行誘調，然後再將宋希濂的注意力他移。史達林號稱世魔，一向鬼點子最多，他打開新疆地圖一看，距離迪化區最近的外力，就是外蒙古，而外蒙古又在他的勢力範圍之內，就下令外蒙政府由札什克圖汗首府烏里雅蘇臺，派出五千騎兵進擾新蒙邊境，於六月一日進侵東疆邊地的北塔山地方，並派出五架偵察機前來助陣。這就是民國卅六年六月一日，轟動我國的北塔山事件的由來。

當時我方駐守該地的邊卡隊，名為一排，實際只有兩班人馬，作象徵性駐防，當然無力禦敵，只好向迪化區天山北路重鎮的奇臺城撤退。駐守奇臺的國軍，是騎五軍第十師，師長韓有文將軍獲得此情後，乃急電頂頭上司馬呈祥軍長與警備總司令宋希濂將軍處理。

宋希濂將軍獲得韓有文師長的急電後，即時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來商討對策。出席要員有騎五軍馬呈祥軍長、城防司令羅恕人將軍，另有迪化市警察局劉漢東局長。

經他們研商的結果：第一，新蒙兩地多年沒有來往，也沒有恩怨，此時外蒙突派大軍入侵，必有蹊蹺；第二，北塔山附近僅有小水泉，即使外蒙派大軍侵入，因水源不足，非自動撤退不可；第三，蘇俄三百輛運砂車輛，經過三個月長期往返，可能在沿途各縣給東青黨徒留下不少武器，在迪化區惹事生非，北塔山事件僅是呼應而已！

因宋希濂總司令有了如此的判斷，也就聞變

不驚，反而指揮若定。他一面下令韓有文師長，僅派一團長率所部去應付北塔山事件；一面指示迪化區各縣國軍，如有事變要緊守營地，不可輕易派兵出擊。奇臺警備司令韓有文將軍奉命後，乃派韓藩團長擔任迎戰外蒙的任務。韓團獲命後，仍以沙漠地帶行軍慣例，採取以營連為作戰單元，先派馬希珍連為先鋒隊，開往北塔山去迎戰外蒙軍。而侵入北塔山地方的外蒙軍，因水草不足，也僅有一連騎兵佔該地。當我馬希珍連攻到該地時，駐守該地的外蒙軍，一因不知我軍虛實，二因他們入侵的目的，原是誘兵之計，只要能將國軍誘到新蒙邊境無垠的大戈壁上，就算達到任務。因此兩軍一經接觸，外蒙軍就放棄北塔山陣地，向東撤退。但馬希珍連的任務，只是收復北塔山邊卡，一經收復失土，就不再前進。外蒙軍所施誘敵深入之計，也就不成。因而駐防迪化區各縣市的國軍，除奇臺騎十一師動員一團兵力去迎戰外蒙軍外，其他各地都紋風未動，維持原狀。

東青黨人呼嘯暴動

然而阿哈買提江定於六月六日夜，在省城與吐魯番、鄯善、托克遜暴動方案，既已向史達林備案，就無法更改，仍如期發動。乃於六月六日晚間，乘夜幕低垂之際，伊方留省重要份子，如阿哈買提江、阿巴索夫、賽福鼎與賴希木江等，率先集合於南樑的蘇領館內發號施令，然後再下令召集東青黨徒，與事先收買的好戰份子數千人，領取槍枝彈藥後，下達暴動任務：先以一半人

馬槍佔烏魯木齊河大橋，阻斷駐在河西的騎五軍來援省城；再以另一半人馬猛撲漢城，一舉將省城拿下，就可變成第二次伊犁事變了。

坐鎮省城的宋希濂總司令，自北塔山發生外蒙軍入侵事件以後，早就有戒心，時時預防有變。在召開軍事會議時，就指示迪化市警察局劉漢東局長，隨時注意阿哈買提江等人之行動，加以防範。而劉漢東局長又是有名的智多星，六月六日晚阿等集合蘇領館之事，自難逃劉局長之眼。他知情以後除電呈宋總司令，下令警察局也加強防範。而宋總司令知情後，就下令城防司令羅恕人將軍與騎五軍馬呈祥軍長加緊應變。因國軍早已知情，當然應變有術，而阿哈買提江所指揮的暴動份子，雖有數千人，但都是烏合之眾，自不是訓練有術的國軍對手。雙方一經接觸，暴動份子就潰散。

所謂「六六暴動」事件，僅如曇花一開放，連朝日都沒有見到，迅于凋謝。翌日，迪化街頭仍如往昔一樣，人來人往，未加戒嚴。善夢酣睡的市民，還不知道有過不尋常的戰事發生，這就是迪化「六六暴動事件」不為人常道的原委。

然而在吐、鄯、托三縣，原是響應迪化「六六暴動」的亂事，反而方興未艾，大有燎原之勢。其中原因：第一，此三縣境內百分之九十五是維族人聚居之地，伊方人員在此吸收的東青黨員不少；第二，蘇俄運輸砂車輛，在三個月內，留給三縣的槍枝最多；第三，此三縣的民選縣長，都是親伊的好戰份子。於六月六日夜接到阿哈買提江的命令，要他們率眾起事，響應迪化暴動。

他們都是野心份子，如「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在迪化成立，他就可能出任部會首長，爲了邀功，自得應命起事。吐魯番縣長阿不都熱合滿，以三堡爲根據地，派出暴徒，以大吃小，先解決各鄉鎮的派出所，繼攻擊通往哈密與焉耆各公路上護路的班排哨兵，來勢甚洶，各警察所與哨兵死傷不少。托克遜縣長阿不都海米提，佔領黑山頭爲根據地，首先攻佔臥虎不拉溝中的交通孔道庫米什地方，截斷通往南疆的公路，癱瘓南疆地方，手段非常毒辣。在鄯善縣，也由民選縣長司馬依領導，以縣政府爲暴動司令臺，派出所部向東攻擊通往哈密要口七角臺，西取火絨山下的勝金口，以便切斷迪哈公路，阻止國軍相互增援的行動。此三縣一起事，都施用毒招，鬧得全疆震動，人心不安，均有大禍臨頭之感！

幸而迪化「六六暴動」，僅如曇花一現，全省軍政中心，仍然安定如常。同時宋希濂總司令對吐鄯托三縣的叛亂事件，判斷正確，處理適當。他深知吐鄯托緊鄰哈密區，而哈密區是反抗俄硬漢堯樂博士的故鄉。堯樂博士曾在哈密機場，痛斥阿哈買提江與阿巴索夫等，對於此次吐鄯托三縣變亂事件，堯樂博士絕不贊同。如調駐哈密國軍四十五師西上平亂，自不會影響哈密地區的治安。因宋希濂將軍有此慎謀腹案，乃一面下令駐哈密區的四十五師，作移師西上準備；一面又徵召該師副師長田子梅將軍，出任吐鄯托平亂總指揮官。田將軍出身黃埔軍校四期，自離校後，就追隨胡宗南將軍，擔任追剿毛共工作，由東南直追到西北。田將軍英勇善戰，歷次戰役，都

能達成任務。其後率軍入新，因足智多謀，先將紅軍第八團攆離哈密，繼又進軍鎮西，每戰必勝，逢亂必平，獲得常勝將軍雅號。於今緊鄰哈密區的吐鄯托三縣又起亂事，宋希濂總司令就想借重田將軍的長才，負起平亂重責。

宋希濂起用田將軍

田子梅將軍奉命飛抵迪化後，首先晉見宋希濂上將，並請示平亂機宜。宋將軍就將想調動四十五師平亂的腹案，當面提出。但田子梅將軍則不以爲然。第一、調動一師步兵，所需運輸工具，約百輛大卡車。當時新疆境內，尙無如此多的車輛；即使能籌得如數車輛，車輛仍需調集，再加開赴三團的時間，起碼需時一月以上。要知平亂如救火，愈快愈有效，一俟火勢燎原，就不可收拾了！第二、三縣亂民都有馬騎，而四十五師却是步兵，以步兵去追剿騎匪，大有望塵之憾，難收平亂之果。第三、三縣亂民雖號稱十萬，但他們都處於平行地位，各自爲政，全係烏合之衆，不會相互支援的。就以他們當時所攻佔的地方，大都是警察所及交通要點的班排崗哨的小據點。原駐三縣團營以上的國軍，仍能固守無礙，就證知其實力不大。當時要平亂：第一要快，使亂民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情；第二要專派騎兵，採取各個擊破的策略，分取各個據點才能收效。最後提出的辦法是：在名義上宣佈以四十五師爲平亂主力，以壯聲勢。其實僅由迪化撥派一營騎兵，歸他節制指揮，就可達成平亂任務。

宋希濂總司令對田子梅將軍一向信任有加，

而田將軍所提出的平亂辦法，又合實情，即時就指令屯駐於迪化南郊烏拉拜地方的騎兵團治長壽團長，撥派一營騎兵，歸田子梅將軍指揮。田將軍作事一向劍及履及，辭出警總就赴烏拉拜大營房接收一營騎兵。翌日即率所部，晝夜趨趕，開往吐魯番。

吐魯番就是古高昌國所在地，建有回漢二城，漢城已成駐軍專用營區，沒有居民。吐城亂起，駐軍就關起城門來固守，當然無礙。而回城是縣政府所在地，也是商業區，各族居民都叢居城內。吐城之亂是由縣長阿不都熱合滿所領導，故回城內的縣政府，已成了亂民的大本營。

擒賊擒王亂首逃亡

田子梅將軍率一營騎兵由省城進抵漢城後，就與駐軍團會合。首先宣佈他出任吐鄯托平亂總指揮的任命狀，以便節制指揮三縣駐軍。然後召集營連長以上軍官，商討平亂事宜。當時決定採取「擒賊先擒王，斷水先斷源」的戰術，以收平三縣亂事。首先下令原駐回城的李仙鋒營，仍返駐回城，先佔領縣政府，並以緝捕亂首阿不都熱合滿爲目的。不意阿縣長是當地維族人，耳目衆多，竟被逃脫，先逃三堡村，繼逃洋海鄉。田子梅將軍乃親率一營騎兵，向阿某所逃鄉鎮追緝。一因亂民原是烏合之衆，不是久經訓練國軍的對手；二因三縣居民，自林文忠公（即徐）因鴉片戰爭被貶伊犁，路經吐鄯托三縣時，曾停留多時，因關懷地方民生，乃大力提倡興修坎井水利，居民獲益良多。維民感激之餘，便將坎兒井

更名爲「林公井」，這就是新疆坎兒井又名林公井的由來。也就因此，原以遊牧爲生的維民，一變而爲農民，農民都有安土重遷的觀念，皆願安居樂業，而此次變亂，僅是少數東青黨徒，接受阿哈買提江的煽動才發動的。於今強化暴動，僅曇花一現未成事實，當前吐都托三縣，又逢國軍步騎兵聯合清剿，只緝禍首，協從不究，大都一哄而散。只有少數領導禍首，如吐魯番縣長阿不都熱合滿、托克遜縣長阿不都海米提等，自知罪無可道，國法難恕，乃相偕翻越天山大坂，逃往伊犁區去庇護求生。田子梅將軍率騎兵營將二阿驅逐出境後，就回軍直趨鄯善縣。而鄯善縣長司馬依，一開始叛亂就以縣政府爲大本營，於今聞得國軍前來圍剿，也無計可施，沒有路逃。若往東逃就得進入哈密縣境，那是反共抗俄硬漢堯樂博士的故鄉，自難允許他這個親伊要員入境；若向西逃要經吐托兩縣境，而此兩縣已被國軍清掃甫畢，自己前去豈不自投羅網，也覺不宜。最後的辦法，就是死守縣政府，作困獸之鬪，結果被亂槍打死。所謂吐都托三縣民亂事件，在田子梅將軍施用擒賊先擒王的戰術下，三縣亂首死的死，逃的逃，爲時僅半月即告收平。就此「賽班超」常勝將軍田子梅的大名，倏即傳遍全省，成爲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相反的，田將軍也成爲侵新俄酋史達林的眼中釘與俄共爪牙阿哈買提江的肉中刺，非急速拔除不可。遂被張治中於民國卅七年秋調離新疆，前往甘肅天水一帶訓練新軍。民國卅八年八月，田子梅於蘭州保衛戰失敗後，再率殘部退到新疆，因病魔纏身未能出走。新

疆陷匪後，被彭德懷與王震二共酋宣佈爲戰犯，竟以殺害鄯善縣長司馬依罪名，先在吐都托三城遊行公審，然後於民國四十年元月槍斃於火絨山下。

吐都托三縣的民亂事件，得能迅乎收平，論功行賞，田子梅將軍獻策出力，居功至偉。宋希濂總司令一爲鎮撫多事的吐都托地方，不再多事。二爲獎勵有功，即時呈請軍事委員會，在吐魯番成立二二一師師部，並任命田將軍出任師長以效獎勵。這是田子梅將軍由四十五師副師長升任二二一師師長的由來。

俟二二一師在吐城正式成立後，田師長除就地接收原駐該地的謝團作爲主力以外；另又接收抗戰時期，原爲保衛鄂北地區組成的大別山區別動隊，編成兩團，組成全師。走筆至此，對別動隊入新經過，須作簡略的交代。

別動隊入新成勁旅

大別山區別動隊，在抗戰勝利後，已無用武之地。而該別動隊的組成人員，都是兩湖的愛國青年。兩湖人士自左宗棠進軍新疆以來，就與新疆結下不解緣，遂有「湘湖子弟滿天山」的詩句，流傳西北各省。當時抗戰雖獲最後勝利，但新疆正因伊犁事變，烽火連天，這些愛國青年乃請纓要效命新疆。該縱隊司令李明星將軍，也想作左宗棠第二，乃親率其子弟兵，入新助陣平亂。一因路途遙遠，二因軍需浩繁，三因需軍量大，時經多月，始克成行。終於民國卅五年十月初，晉抵新疆。當李將軍抵達迪化向警備總司令部報

到後，適哈密區行政督察專員曾勇甫請辭離新，即時爲新疆省政府借重長才，任命爲哈密區專員。其所部留在省城迪化，宋希濂總司令原想以營連爲單元，分別補充各師團，但遭李明星專員與其下級幹部的反對未果。俟二二一師在吐魯番成立時，乃全部撥歸田子梅將軍節制指揮，這也是二二一師成立的另一原因。

李明星將軍籍屬湖北，世居襄陽，是襄陽望族，出任哈密專員爲時極暫。蓋因他就任之時，已是全省民選專員之際，其中因「六六暴動」事件，暫時停辦。俟吐都托亂事平息後，旋即繼續實施。哈密區民選專員，旋由堯樂博士獲得全票而當選。李將軍在交卸專員職務後，即隻身飛返襄陽故鄉。俟民國卅七年全國實行憲政時，李將軍衆望所歸，被選爲襄陽國大代表，得以參贊中樞，一展長才。民國卅八年時局逆轉，大陸沉淪，李代表忠懷漢室，義不帝秦，全家隨政府遷臺，原想臥薪嘗膽，作句踐第二。不意於民國五十八年，突患腦中風，病逝於永和寓所。時年五十八歲，正是人生英年。眞所謂「壯志未酬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悲夫！其所部撥歸二二一師後，在田子梅將軍悉心訓練下，很快成爲勁旅。往昔多事的吐都托地方，從此一變而成爲新疆的世外桃源。可知事在人爲！（未完待續）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破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二樓中外雜誌社調換。